



都市社会发展系列

从制造到服务

——上海“四个中心”建设与“上海服务”

聂永有 陈秋玲 殷凤等著

F R O M
MANUFACTURING
HUB
TO
S E R V I C E
CENTR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都市社会发展系列

从制造到服务

——上海“四个中心”建设与“上海服务”

聂永有 陈秋玲 殷 凤 等 著

**F R O M
MANUFACTURING
HUB
TO
E R V I C E
CENTR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制造到服务：上海“四个中心”建设与“上海服务”/ 聂永有等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5

(都市社会发展系列)

ISBN 978-7-5097-4274-7

I. ①从… II. ①聂… III. ①服务业-经济发展-研究-上海市
IV. ①F7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22940 号

· 都市社会发展系列 ·

从制造到服务

——上海“四个中心”建设与“上海服务”

著 者 / 聂永有 陈秋玲 殷 凤 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责任编辑 / 杨 轩 秦静花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责任校对 / 王 平

项目统筹 / 童根兴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6

版 次 /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字 数 / 426 千字

印 次 /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4274-7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从世界发展历程来看,“经济结构服务化”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开放格局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深化,国际产业链全球延伸和再配置进程加速,不断影响着全球体系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形态,“服务化”成为价值链增值和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

然而,就整体而言,中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制造业自主创新不足,附加值低下,资源环境约束日益显现;服务经济尚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产业链升级进程缓慢,在全球价值链上处于低端环节,国际竞争力较弱。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从虚拟经济蔓延至实体经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与经济结构将呈现深度重构。欧美经济阴霾不散,外部需求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生产成本上升,使得中国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宏观经济增长动力失衡引发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已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障碍。在一个经济系统内,结构失衡往往是多层次的,且相互联系,当某一结构出现失衡并不断加剧时,势必会传导、诱发或放大其他经济结构的失衡。当结构性失衡与扭曲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可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巨大障碍,导致经济运行发生振荡,产业升级与可持续发展陷入停滞,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可见,中国经济转型的积累效应使产业发展到了关键拐点,而经济结构失衡是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源,系统性结构调整与转型已是当务之急。

党的十七大根据经济发展新阶段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取得重大进展”。在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应如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重构，促进经济增长实现“三个转变”？

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及各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系统不断变化，经历了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服务化推动，正在转向低碳化推动的序列发展；每一次“化”的运动都带来了革命性经济增长，都需要技术准备、制度和政策准备与更新，以及完善、有效的机制。每一次“化”的运动都深刻影响到工业、农业和服务业，成为技术创新的总靶向，成为要素价值再定位、再配置的关键力量。同时，会影响到国家、个人、组织，影响到生产生活和人们的行为方式。当前，服务化已经具备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系统的条件。

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发展不平衡、多层次植入式发展和有条件的先发展，形成各种“化”的共存和“混搭”，非常复杂。中国工业化尚未完成，城镇化水平刚刚超过 50%，信息化水平不高，服务化和低碳化刚刚起步。从动态的角度看，国际分工体系通过产业链的区段分工将我国的产业高度较长时期地压制在一个比较低端的环节，还因“路径依赖”效应对我国产业结构产生持续的影响，甚至产生妨碍结构升级的“锁定效应”。缺乏服务化的深度支持，信息化深入困难重重。中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高能源消耗，特别是进口能源，能源供给体系大而脆弱。中国能源消费世界排名第 2，碳排放世界第 1，原油进口量世界第 2，环境污染的损失占 GDP 的 7%~20%。中国“十二五”节能减排的目标是单位 GDP 能耗降低 16%，碳排放降低 17%。低碳化在国内国际压力下必须超常规发展。因此，中国当前面临的低碳化与服务化，将是替代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而推动未来 50 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化”动力。

看到现代服务业的高增长性与先进性，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以虚拟经济为支撑的服务业的显著收益，不少观点倾向于认为，GDP 中服务业的比重是衡量产业体系现代化与经济发达与否的关键。于是，各地纷纷出台战略举措，鼓励发展服务业，将提高服务业比重作为政府规划的重要目标之一。2008 年的金融危机使虚拟经济成为众矢之的，2010 年的欧债危机暴露了实体经济“空心化”问题。欧美国家提出“重振制造业”“推进再工业化”“实现金融业向制造业的重新平衡”等举措，其非但意图占据和保持在制造

业高端环节的优势地位，还要与新兴经济体抢占中端产品市场。温家宝总理在天津考察时强调，要把更大的力量放在发展实体经济上。201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欧美国家重归实体经济，制造业被推向竞争前台，那么，服务经济又该走向何处？

我们认为，就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经济结构转型、发展方式转变、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核心是服务化，是通过产业融合与创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而非主导产业形态在短期内向服务业的整体转型。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不应成为衡量产业体系现代性和结构升级的绝对标准。发展实体经济要解决一个认识问题，就是实体经济并不等同于制造业。我们所说的实体经济是包括服务业的。中国在现阶段强调发展实体经济，就是要在去杠杆的前提下，让更多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专注于实业，以他们的勤劳和智慧，以及相应的金融支持，创造财富、吸纳就业、贡献社会。本次金融危机暴露了西方国家虚拟经济膨胀下的服务经济的内在缺陷，但我们不能把服务经济与虚拟经济等同起来，或将其作为实体经济的对立面，“服务化”依然是价值链增值和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

首先，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物质基础，是国家财富的保障和经济实力乃至综合国力的体现。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是从工业化起步，历经制造业的高速发展后逐步向服务经济转型，尽管制造业的比重日益下降，但其绝对值、科技含量及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并未降低。其次，工业化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并未结束，中国制造业位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资源消耗大，附加价值低，缺乏核心技术优势，整体竞争力不强，同时还面临成本优势不断弱化、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严峻形势。低能级、缺乏创新的制造业不足以支撑真正意义上的服务经济。中国亟须以服务化加速制造业升级，实现制造业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提升制造业的能级与竞争力。再次，当前世界分工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上的位置，中国要实现产业链上的跃升，从“中国加工”“中国制造”跨越到“中国智造”“中国创造”“中国服务”，同发达国家在服务领域竞争，绝非朝夕之事。另外，无论从一国内部，还是从全球一体化的角度来看，产业链可以延伸、拓展和重组，但不能断裂。也就是说，产业链必须完整，制造业必然要占据一定的比重，它是一国经济安全与利益

的重要保障。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和质量是遏制虚拟经济膨胀及其不利影响的基础，虚拟经济必须以实体经济作为支撑，否则经济将处于动态不稳定中，其抗风险性将大为降低。

因而，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实体经济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当前以服务化为核心的中国现代产业体系并不是以服务业取代制造业，而是服务业要面向实体经济、面向制造业，通过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与互动，服务要素对制造环节的嵌入、渗透与提升，实现“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的转变，通过推进服务化，实现产业链上的跃升、价值增值以及增长质量的提高。

那么，“中国服务”应如何接棒“中国制造”？

目前，中国产业链的融合程度较低，专业化分工程度还不够高，大量中间需求尚未从产业链中脱离出来，服务的外部需求不足，制造业具有产业内循环的特征，对服务业的依存程度较低，支撑和拉动作用有限。这一方面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制造业的价值实现和竞争力的提升。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产业间尚未形成一种协调发展的机制。由于观念、体制、机制尚未转变，不少制造业企业仍停留在自我服务的层面，外包生产者服务环节的意愿不强，对服务业的中间需求不足；制造业产业链条较短，产业间的前向和后向关联度较低，对生产者服务业的需求层次和需求总量不高；具有优势的产业集群尚未成熟，区域产业配套能力不强，抑制了生产者服务业的产业链整合和溢出功能的有效发挥和拓展。制造业的服务投入率低，其发展因缺乏金融保险业、信息业等部门的有效配合，而使发展空间受到限制；在生产过程以外因缺乏商务服务业的配套支持，而影响循环的实现及效率的提升；因缺乏综合技术、科学研究、教育培训等部门的相应发展，而创新不足、动力匮乏。事实上，这也正是目前“中国制造”走入困境的症结。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制造业对服务业的需求不足，也有服务业自身的原因。中国生产者服务业发展滞后，服务链条短，能级低，服务主体不健全，专业化、社会化程度低，服务成本高，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核心服务能力，服务品种、服务业态和服务质量难以满足现实需求，难以为制造业提供高端、高效、质优、价廉的产前与产后服务。这导致制造业企业或者自我

服务（这与内部服务活动外部化的总体趋势相左，不利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或者借助外部服务提供商，致使“中国制造”停留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高端环节和高额利润则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掌控和攫取。服务的低水平、低效率，服务支撑体系的薄弱，已经成为制造业发展的瓶颈。

一方面，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必须依托于工业化的深入，制造业的发展一方面可为服务业提供“硬件”与技术支持、运行平台和诸多服务赖以存在的介质；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对服务业的中间需求。且随着制造业的不断发展，对服务业的需求层次和总量会不断提高，这有助于增加服务产品，提高服务质量，扩大服务内涵和手段，带动服务业及整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此外，工业化突破传统的发展模式与限制，提升其产业竞争力，又需依赖服务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的兴起与发展。制造业与服务业，二者相互支撑，在融合互动中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产业结构日趋高度化。因此，构建均衡、协调、可持续的现代产业体系，其关键在于推进创新驱动下的产业融合，通过服务化进程加快产业链向高端延伸，提高产业的整体竞争力，推动我国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

从上海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产业结构实现了较大调整，以构建“四个中心”为契机，城市服务功能不断加强。根据外部经济环境、资源条件、城市定位以及在中国经济中应发挥的作用，上海应以发展服务型经济为主，成为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人才流的中心，全面增强城市综合服务能力。2006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两会”上海代表团讨论时提出，上海要率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推进改革开放，率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力推进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建设。2009年4月14日，《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印发，这是国家第一次具体提出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第一次将此上升至全局性的国家战略。《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建议》提出：“根据国家对上海的战略定位和要求，到2020年上海要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相适应、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为建设具有较强国

际竞争力的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作出贡献。”在“十二五”及未来一段时期，上海已将加快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作为十分重要的战略目标，且适时地提出推进服务化、构建新型产业体系等战略举措，先行先试，示范带动，聚焦结构转型和创新发展，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国际金融中心是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并早在中世纪就已在人类的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且不断发挥它的影响力；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离不开国际贸易中心的支撑；国际航运中心总是与国际经济、贸易中心密切相关，世界典型国际航运中心均是以面向海洋、航运业发达的国际大都市作为依托。在围绕金融中心的城市漂移中，我们清晰地看到，航运、贸易中心与金融中心的发展高度重叠，三个中心经常如影随形、共同发展，有了三个中心的支撑，同时也成就了经济中心的地位。在四个中心形成的同时，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该中心的高端服务业也非常繁荣，而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反过来又强化了四个中心的地位。可见，“四个中心”之间存在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关系，必须协同推进“四个中心”建设，注重经济、金融、航运与贸易中心之间的有机融合。

近年来，随着北京、深圳等地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迅速崛起，以及与周边地区结构趋同的加剧，上海产业结构的优势已不复存在，其所面临的发展瓶颈也日益凸显，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变。同时，在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上海还面临着来自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严峻挑战。从产业结构和城市功能演进的一般规律来看，上海目前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对服务消费的需求快速上升，一、二产业升级对生产性服务提出了更高的需求，这会对服务业发展产生巨大的拉动作用。然而，这种拉动作用却因为服务有效供给不足而受到严重制约。由于服务的规模、种类和质量不能适应需求结构变动中物质产品需求比重下降、服务产品需求比重上升，以及专业化程度提高、中间服务需求比重上升的需要，服务供给既难以满足现有的服务需求，也制约了潜在服务需求的生长和转化。在市场需求约束日益强化的情况下，需求与供给结构的调整已成为决定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关键。

“十二五”期间，是上海加快推进“四个率先”、加快建设“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关键时期。目前，“四个中心”框架虽已基

本形成，经济中心城市的集聚辐射功能亦明显提升，但在新的发展阶段，“四个中心”建设面临的是持续、深入推进的攻坚阶段。应该说，上海既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包括智力资源比较丰富、商务环境比较规范、城市开放度较高以及世博后续效应释放等因素，为前期上海建设“四个中心”提供了坚实基础，并借此取得了广泛的进展。但同时又必须清醒地看到，如同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一样，上海“四个中心”建设中尚待解决的，无不是深层次和根本性的体制瓶颈及改革问题。上海要想转型，要想在推进“四个中心”建设过程中“先行先试”，就必须创造有利于转型的制度条件，还需来自国家层面的进一步支持和突破。一个好的制度与体制环境是上海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效率发展的基础和保证。然而，当前上海服务业发展所面临的体制制度性障碍仍然很大，若不加以破除，服务业的增长空间和潜力会受到极大抑制，这已成为制定和完善服务经济发展政策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本书分析了世界产业结构演变的特征和数量关系，以及服务经济形成与发展的特点、规律与趋势，总结了国际大都市服务业发展的经验和启示。在深入分析上海服务业发展现状与问题的基础上，对上海构建金融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的条件、差距与路径进行了研究，探讨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支撑条件，包括人才结构和人力资源保障、制度困局及重构等。论证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性价值与战略意义，以服务型政府为导向，分析上海构建“服务型政府”面临的主要困境，探讨政府职能转变的具体内容，以及新的职能格局的主要内容与特征。力图通过理论、战略问题和思路性对策研究，为推动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和高端服务业发展，打造“上海服务”品牌，提供前瞻性、科学性、建设性的理论指导、分析框架、战略思路和政策建议。

殷 凤

2013年3月

第一章 上海“四个中心”建设与经济结构服务化转型

——背景与意义 / 001

- 一 产业结构演变的历史趋势 / 002
- 二 大都市三次产业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 005
- 三 大都市服务经济的发展模式和路径 / 011
- 四 上海经济结构的服务化转型 / 041

第二章 上海“四个中心”建设与经济结构服务化转型

——现状与问题 / 051

- 一 基于投入-产出表的上海服务业结构分析 / 051
- 二 上海生活性服务发展的水平及结构状况
——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国际比较分析 / 074

第三章 上海金融航运中心建设与内涵式发展 / 094

- 一 问题的提出 / 094
- 二 内涵式发展与“双心建设”的互动关系 / 095
- 三 国际经验比较：“双心建设”与内涵式发展的
互动关系 / 098
- 四 上海“双心建设”的进展与差距 / 101
- 五 上海推进“双心建设”的政策建议 / 105

第四章 基于发达货物贸易下的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研究 / 113

- 一 国际贸易中心内涵与演化阶段 / 113
- 二 上海货物贸易中心发展现状研究 / 115
- 三 上海服务贸易中心建设研究 / 143
- 四 上海建设国际贸易中心过程中货物贸易中心与服务贸易中心协同效应研究 / 153
- 五 上海建设国际贸易中心与新加坡、香港的异质性及差距 / 159

第五章 上海社区服务体系建设 / 172

- 一 上海社区服务体系的发展阶段及现状特点 / 172
- 二 上海社区服务体系的三大失衡及症结分析 / 190
- 三 上海社区服务体系转型发展的总体思路 / 202
- 四 上海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的对策措施 / 206

第六章 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职业结构和人力资源保障 / 213

- 一 纽约、伦敦、东京和上海的就业结构及其变化 / 213
- 二 上海与纽约、伦敦、东京就业结构的比较分析 / 226
- 三 纽约、伦敦和东京的人才战略 / 232
- 四 上海与纽约、伦敦和东京在人才战略方面的比较分析 / 245

第七章 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制度支撑 / 256

- 一 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制度支撑的理论溯源 / 256
- 二 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制度支撑的体系梳理 / 263
- 三 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制度支撑的现实困局 / 275

第八章 “四个中心”建设背景下上海地方政府的

职能转变与政策供给 / 283

- 一 “四个中心”背景下“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 283
- 二 “四个中心”背景下政府政策供给研究 / 293
- 三 浦东模式：先试先行的改革高地 / 317

附表 各经济体数据 / 338

第一章 上海“四个中心”建设与 经济结构服务化转型

——背景与意义

在现代经济中，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已成为衡量一个城市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服务业门类多、覆盖面大、关联度高，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支撑和带动作用。当前，构建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服务业产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60% ~ 70%，个别国家已接近 80%。在世界 GDP 总量中，服务业产值已超过 60%；从服务业就业比重看，发达国家已高达 70% 左右，中等收入国家在 50% ~ 60%；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额的 1/4，服务消费占所有消费的 1/2 左右。可以说，世界经济已经步入了“服务经济”（the service economy）时代。在“服务经济”社会里，服务业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诸如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交通运输、通信、广播、信息、银行、保险、不动产、贸易、旅游等行业构成了国际社会经济活动中错综复杂、相互依存和相互竞争的网络。

在这样的产业结构背景下，服务业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现代服务行业如金融服务、物流服务、信息服务、专业服务与中介服务等迅速发展起来。现代服务业是人力资本要素密集、信息要素密集和技术要素密集的产业，它的兴起和发展与信息技术及知识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它既是服务业本身内部结构变化的反映，也是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等）变化的结果，归根到底是专业化分工与经济增长的结果。现代服务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核心地位。其核心作用在于：促进社会分工发展，提高整体经济效益。当前，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提升一个国家或地区国际竞

争力最关键的因素。

我国已把现代服务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一项战略性、宏观性、政策性的举措。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对于推进我国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根据城市特点发展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进入 21 世纪，上海新一轮发展的目标是加快国际性大都市建设，努力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城市。而按照国际上的一般标准，国际化城市必须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人均 GDP 一般在 2 万美元以上，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 70% 以上，是世界某一区域的国际经济贸易中心、金融中心、物流枢纽和信息服务中心，具有很强的区域性国际影响力和聚合辐射力。上海距离国际化大都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远未达到区域经济、金融、信息服务中心和物流枢纽的标准。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座城市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化水平，主要取决于经济结构中的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比重。上海要全面推进城市现代化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同样离不开大力发展服务业、增强城市综合服务功能，这就使现代服务业在上海经济发展中确立了毋庸置疑的战略地位。温家宝总理在长三角地区协调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要着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要把加快发展服务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结构调整的战略要点；要不断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和水平，特别要发展金融保险、物流配送、信息资讯等生产性的服务业。胡锦涛总书记在沪视察时指出，发达的服务业是现代中心城市的特征，上海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前市委书记俞正声提出，面对新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快慢和方式决定着上海的未来。上海必须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率先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在金融业、航运业、信息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等方面取得突破。

一 产业结构演变的历史趋势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是产业结构重心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继而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过程。从各次产业来看，也存在内在的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问题。

（一）三次产业结构有序变动

19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和产值比重都处于持续下降的过程，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都在经过长期的增长后开始下降。以美国和日本为例，日本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在经过一定时期的增长之后才开始下降，而美国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从相对稳定转为逐渐下降，这种差异反映了两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在第三产业方面，美国的就业和产值比重都经历了高速增长；日本的就业比重是持续上升的，但产值比重是在经历早期的小幅下降后，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才开始快速提高。

（二）工业内部结构趋向集约化和高加工化

在整个工业化时期，第二产业都处于决定性的地位，并且其内部也表现出稳定的变化趋势：一是重工业化趋势，即工业结构由以轻工业为主逐步向以重工业为主转变；二是深加工化趋势，即深加工工业比重不断提高，由以原材料工业为主逐步转向以深加工工业和组装工业为主，反映了工业增长对能源、原材料依赖程度逐步下降、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资本和技术投入的趋势；三是技术集约化趋势，一方面所有制造业部门都不断地采用先进的技术、工艺，从而在整体上提高科技含量和技术集约度，另一方面以技术密集为特征的新兴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出现与发展，在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

（三）制造业地位呈“倒 U 形”演变趋势

制造业地位演变表现出“倒 U 形”的特征，虽然其相对地位有所下降，但制造业产出总量仍不断上升。例如，英国制造业增加值在 1948 ~ 2002 年总体表现出稳定上升的态势，但比重却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 形”变化特征。其中，1948 ~ 1974 年，制造业产出比重和在经济中的地位呈现稳中略有上升的趋势，而 1974 年之后则趋于下降。美国制造业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在 1929 ~ 2002 年也经历了类似的“倒 U 形”变化过程。1932 ~ 1943 年的 11 年间，年均增长超过 1.5 个百分点，在经过长时间的 growth 后，该比重于 1943 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33.9%）；随后，受一段时期波动的影响，制

制造业收入比重长期增长趋势结束，并逐渐降至 2002 年的 13.7%。

（四）向“服务型经济”转型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全球产业结构呈现出“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总趋势。现在所说的“服务经济”，是对应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而言的。尽管关于新的经济形态的提法很多，如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数字化经济、网络经济等，但从主导产业及其产出的角度，唯有服务经济，是可以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并列的。目前，理论界对服务经济的概念还有一些争议，但是，作为经济形态演进的必然产物，服务经济的存在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对它的认识将在研究深化和实践发展中不断完善。

在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中，服务产出、服务业就业、服务贸易、服务消费、服务业投资等经济活动，成为具有主导或重要意义的组成部分。以服务产出和就业为例，到 21 世纪初，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服务业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大多已超过 70%，个别国家在某一个指标上接近 70%。中等发达国家的这两个指标均在 50%~60%。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 45%。这可以说明，当今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中等发达国家基本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发展中国家正在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意义上的服务经济，是服务经济结构的基础，但不是全部。或者说，产业结构意义上的服务经济是狭义的服务经济。广义的服务经济是经济形态意义上的服务经济，它除了产业和经济的主要活动与服务有关外，还包括与此相适应的基础设施、要素市场和管理体制，以及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体系。这里，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提供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的平台；要素市场以服务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人力资本（市场）为主体之一，形成新的市场体系构造；管理体制是指适应于服务业、服务贸易、服务消费和投资的，更加市场化、法制化和国际化的组织架构与治理方式；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则为服务经济发展创造低成本、高效率的运作环境。

具体而言，当今世界服务业呈现如下态势：第一，服务业地位迅速上升，作用明显增强，服务业就业份额稳步上升；第二，服务业内涵日益丰富，经营方式不断创新，逐步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知识密集型转变；第

三,服务业经营日益国际化、网络化和一体化;第四,服务业与制造业相互融合的趋势加强,呈现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第五,对外直接投资成为拓展服务地域范围的重要形式。

二 大都市三次产业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服务经济的发展,服务经济结构的形成,与城市化进程息息相关。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服务化首先表现为城市的经济服务化,具体表现在:制造业产值及其比重和就业人数都有显著的下降,而服务业产值与就业人数在城市经济中逐渐取得绝对优势。表1-1是若干世界城市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与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从中可以看出,在这些大城市中,经济服务化的特征已非常明显,服务业在经济中占绝对优势,一些国际大都市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与就业占比甚至达到80%以上。

大都市^①不仅是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经济活动中心,同时也是城市化演进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除了城市本身的人口和面积外,大都市还有向外延伸的广泛空间,即经济区域;城市除了拥有跨国公司总部外,还有庞大的企业集团、中介组织和相当的资产、要素存量和内外贸易额;除了城市的一般基础设施外,还有显示其现代化程度的公共设施和生态环境;经济文化和第三产业高度发达,综合服务功能较为完善。随着经济的发展,大都市的特征也在发生变化,其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有序的变动。

(一) 大都市产业发展的阶段性规律

从一、二、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的进程看,经济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农业化阶段,生产活动以单一的农业为主,农业是主导产业,农业劳动力在就业总数中占绝对优势。第二阶段是工业化阶段,其标志是第二产业大规模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工业化阶段前期,一般是农业和轻纺业起主导作用;在工业化阶段中期,大机器工业体系日趋完善,产业结

^① 大都市的概念最早出现于美国,20世纪初,美国就定义了大都市的概念,后来不断完善,发展出标准大都市统计区、一级大都市统计区、联合大都市统计区等,1990年后统一定名为都市区。